

曹海霞,汪 庆. 国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综述[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9, 28(6): 63-68.

DOI: 10.3969/j.issn.1671-3982.2019.06.009

· 信息组织与信息服务 ·

国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综述

曹海霞,汪 庆

[摘要] 分析国外图书馆的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相关研究发现, 国外图书馆在国家宏观政策引领之下, 联合多部门、跨机构共同推动了健康信息服务的发展。国外(尤其是美国)大部分图书馆开始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常态化实践, 其经验对我国各类图书馆开展相关健康信息服务具有一定借鉴与参考作用。

[关键词] 信息服务; 公众健康; 公共图书馆; 医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2; R-0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82(2019)06-0063-06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public in foreign libraries: A literature review

CAO Hai-xia, WANG Qing

(Institut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5,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public in foreign libraries showed that foreign libraries united multiple departments and trans-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under the leading of national macro-policies. Most foreign libraries (especially those of USA) have begun to provide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public, which can provide certain experiences and reference for domestic libraries to provide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Key words] Information service; Public health; Public library; Medical library

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对疾病和自然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医学模式也相应改进^[1]。“预防、康复、自我保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健康问题及健康素养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2]。公众健康是成功进行医疗改革的关键组成部分,许多国家将健康教育作为国家卫生保健的重要战略之一。2016年,我国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更大程度提升人们的健康素养。各国从实践中发现,提高公民健康素养及实

施健康战略,图书馆等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图书馆在社区保健、医疗保险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政府职能辅助作用。图书馆的医疗信息资源更为可靠,而且图书馆也有专业人员提供相关医学信息咨询,甚至开展相关培训与延伸服务^[3]。

国外图书馆(包括公共图书馆、医学高校图书馆、医院图书馆等)均由国家中央/地方政府等公费资助及支持,免费为社会公众普及疾病知识,提供较为出色的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值得国内图书馆学习与借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国医学图书馆发展背景不同,会有不同的名称,有的称为“医学图书馆”,有的称为“健康图书馆”,还有的称为“卫生图书馆”等,为保持各国背景特色,笔者保留其各自称谓。笔者对上述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为我国各类图书馆开展相关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互联网背景下国家医学图书馆公众健康服务模式研究”(2018PT3301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北京 100005

[作者简介] 曹海霞(1983-),女,河北省磁县人,博士,副研究馆员,已发表论文20余篇,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建设。

1 研究方法及途径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分析法等全面、正确地了解和掌握有关公众健康的研究情况。

国外文献的来源是 PubMed 数据库和 EBSCO 数据库(图书馆学/信息科学技术全文库)。PubMed 数据库检索的文献类型限定在 Title/Abstract, 检索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5 日。主要文献检索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外文献检索结果(PubMed 数据库)

检索策略	检索数量/篇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13
Medicine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library	92
Medicine information service OR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library	79

为提高检全率,本文检索 EBSCO 数据库文献,采用布尔逻辑/词组,限定“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5 日。主要检索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国外文献检索结果(EBSCO 数据库)

检索策略	检索数量/篇
Health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61
Medicine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library	144
Medicine information service OR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library	410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库。CNKI 检索主题为“健康信息服务”并含“图书馆”,共检索出 119 篇文献,经进一步词频限定筛选,得到涉及美国方面的文献 33 篇,涉及英国方面的文献 15 篇、加拿大方面的文献 4 篇、澳大利亚方面的文献 3 篇;万方数据库检索策略为“健康信息服务 and 国外图书馆”,共检索出 45 篇文献。

经过去重、对比分析及人工介入筛选出国外公众健康相关文献,然后对国外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相关性最为紧密的文献资料进行综述。

2 国外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现状

2.1 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发展历史、服务政策及模式

2.1.1 美国公众健康服务历史悠久,服务完善深厚

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发展与公共卫生问题和图书馆社会使命交织在一起。Rubenstein Ellen^[4]论述了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医学信息数字资源尚未广泛供日常消费者使用之前,各类图书馆遇到的挑战和紧张局势,以及它们所采取的成功措施。Susan L. Speaker^[5]回顾了美国医学图书馆网络(NN/LM)的历史。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的出现使 NLM 和 NN/LM 资源和服务向万维网迁移,并促进网络中互联网的连接,NLM 和 NNLM 任务进一步扩展,包括给消费者提供健康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的健康信息需求,美国联邦计划(如“健康人民”政策的倡议)将重点放在用户获取健康信息上,以此作为减少健康差异的一种方式。“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PPACA)实施后,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变得更加紧迫,在 NLM 牵头下,众多医学图书馆及其联盟为这项任务提供了更多帮助^[6]。Mary Grace Flaherty^[7]提出消费者健康信息(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CHI)运动是 20 世纪各种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更广泛的消费者运动的产物。从社会文化和政治角度来看,消费者、公民权利、妇女运动和相关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健康运动铺平了道路,为 CHI 运动奠定了基础。Oelschlegel Sandy 等对美国医学图书馆消费者健康信息服务进行了调查,并描述了调查数据如何为重新设计医学图书馆的规划过程提供信息。图书馆提供的信息已被证明可以改善与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沟通,提高患者的依从性,降低患者和家庭成员的压力水平,并改变对健康的态度^[8]。Clifton Shari 等提出公共图书馆员健康信息专家计划的发展设想,即为了帮助改善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的健康文化,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公共图书馆建立一个由健康信息专业人员组成的协作网络来实施卫生信息专家计划^[9]。

2.1.2 澳大利亚 ALIA 积极推动健康信息服务

据估计,澳大利亚有 350 到 400 个健康或医学图书馆,包括医院、社区健康部门、政府部门和大学的健康或医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雇用了大约 1 250 人。澳大利亚图书馆和信息学会(Australian Library & Information Association)于 2017 年提出图书

馆和信息服务为卫生部门提供动力的 10 种方式,包括患者护理、基于证据的实践、图书馆的各种用途、图书馆的专业资源、出众的价值、信息素养、决策信息、消费者健康、24/7 服务、数字专业资源。澳大利亚健康图书馆员与健康信息管理人员和健康信息学专家一起构成了健康信息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进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开展^[10]。

2.1.3 英国联合多部门推动健康信息服务发展

Case Holly 等^[11]对英国国家的健康素养发展背景进行了介绍。皇家内科医师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健康素养报告指出,43%的英国成年人无法完全理解基于文本的健康信息,并进而阐述了英国国家联合英格兰公共卫生局(PHE)、英国国家医疗服务(NHS)、英国健康教育(HEE)等多部门共同推进健康信息服务实践的发展情况。英格兰公共卫生局(PHE)在确保英国国家健康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知识和图书馆服务部门(The Knowledge and Library Service, KLS)是其关键部分^[12]。Marton Christine 通过研究了解英国互联网用户在线查询健康信息的需求并将公众需求作为改善互联网健康信息来源的质量的依据^[13]。

2.1.4 加拿大各级政府机构之间强调合作共同推进健康信息服务发展

Ganshorn Heather 和 Giustini Dean^[14]探讨了加拿大研究卫生科学图书馆在全球的重要发展。加拿大的医疗保健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法律框架内提供的,这直接影响到图书馆服务的运作方式以及加拿大健康图书馆员的工作方式,加拿大健康医学图书馆员在各种研究机构和医疗机构中工作。加拿大健康医学图书馆特别强调与公共图书馆进行合作,加拿大的健康图书馆与政府机构、公共图书馆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合作,为患者和用户提供了很好的用户健康信息和健康素养计划。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社交网络彻底改变了个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方式。如加拿大癌症协会(CCS)的 Twitter 有数千条推文和很多粉丝,这是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可用于癌症的信息传播,也是一种社区建设工具,适用于那些因患有癌症而危及生命的人^[15]。

2.2 面向普通用户公众健康信息服务

国外图书馆通过提供丰富的健康信息资源、与

医学院校合作,向公众推广如何使用健康信息资源等方式积极参与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的活动^[16]。为了改善用户对 MedlinePlus 等高质量健康信息网站的使用,Michelle Sanders、Kate Bringley 等^[17]探讨了进行多模式干预,以促进在联邦资格的健康中心使用 MedlinePlus。

美国医学图书馆在传播健康意识与提供健康资源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 NLM 资助的项目“传播健康意识资源和教育(Spreading Health Awareness with Resources and Education, SHARE)”工作计划,旨在提高对健康信息资源的认识,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18]。医学图书馆面临着向公众推广健康信息服务的挑战。圣约翰的医学图书馆员制定了一项名为“消费者健康教育和促进项目”的计划,该计划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医学图书馆联盟——中大陆地区的“影响力资助”^[19]。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的健康信息中心为患者、家庭成员和社区访客开发了一个面向用户级别的印刷品系列。图书馆员利用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馆藏为用户和患者搜集整理了健康信息部门列表、图书馆期刊和其他评论来源等资源。此外,经过培训的图书馆员还为用户在寻找和审查可靠的健康信息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29]。

2.3 面向弱势群体公众健康信息服务

2.3.1 面向儿童提供的健康信息服务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什里夫波特健康科学图书馆通过讲故事及各种创造性实践活动,教育学龄前儿童遵守良好的健康习惯^[21]。除了面向低幼用户群体的健康信息服务,美国专业医学图书馆还开展了面向青少年群体的健康素养培训与普及项目。该馆还面向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少数民族学校,开展了一些相关项目。如“虚拟时代同伴辅导项目的重要信息项目(Vital Information for a Virtual Age Peer Tutor Project)”和“南卡罗来纳州青少年健康领导计划(the South Carolina Teen Health Leadership Program)”,对参与者的健康素养、赋权感、沟通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对健康事业的兴趣产生了积极影响^[22]。

2.3.2 面向老年人提供的健康信息服务

在密歇根州特拉弗斯市的蒙森医疗(Munson

Healthcare) 社区健康图书馆通过与社区保健部门协作作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当地图书馆特别推出了 Health & Wellness ToGo 手提袋计划以满足这些弱势人群的需求。蒙森社区健康图书馆每年为大约 6 000 名用户提供服务,其中 60% 为老年人;另一个社区合作伙伴大特拉弗斯县(Grand Traverse County)高级中心网络拥有约 4 000 名成员,他们在整个县域地区的 5 个地点开展社交、娱乐、教育、健康和健身计划,其服务人群大部分也是老年人^[23]。

2.3.3 面向特殊群体提供的健康信息服务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图书馆通过美国邮件计划(U. S. mail program)向德克萨斯州 45 所监狱的囚犯提供健康信息参考服务。通过信件提供基本的药物或疾病信息,可以使用 MedlinePlus 等网站交流^[24]。

3 国内学者对国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研究

谈大军^[25]从称谓、主要职责和工作内容、职业技能培养 3 方面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提供者这一角色进行了探讨。不同专业背景决定了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提供者有不同的称谓,如分别将其称为“医学图书馆员(medical librarian)”“嵌入式消费者健康图书馆员(embedded consumer health librarian)”“消费者健康图书馆员(consumer health librarian)”“公共健康图书馆员(public health librarian)”等。付敏君、任慧玲等^[26]对国内外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实践进行总结归类,依据和借鉴 2014 年国际标准组织发布的《图书馆影响力评估方法与流程》,从理论层面建立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影响力评估框架。邓胜利、付少雄^[27]调查了美国图书馆的健康信息服务现状,对美国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机构、健康信息服务项目与奖励机制、健康信息服务内容、健康信息服务对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朱纯琳^[28]认为使用和评价网上健康资源的技能至关重要,韩国公共图书馆为图书管理员和图书馆读者如何评估在线健康网站的有用与否制定了标准,为其读者推荐最好的健康网站。罗晓兰、李明^[29]分析了国外医学图书馆员在不同工作场景中的角色定位和职业能力需求,为国内医学图书馆员职业发展提供借鉴。通过王培林^[30]《英国 NHS 图书馆质量评

估标准》一文,我们可以间接看到英国的 NHS 图书馆质量评估包含了服务政策、员工资质、服务空间、资金来源、服务内容等 5 项涉及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重要质量标准,揭示了英国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成功之处。

4 我国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研究的建议

从国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研究来看,国外从上世纪早期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践,理论研究从上世纪中期以后开始丰富起来,实践活动也卓有成效。通过国外公众健康研究综述,对我国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建议如下。

3.1 理论研究工作推动实践工作发展

我国在公众健康信息服务方面的理论研究历史并不长,图书馆的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从 2000 年开始兴起,2010 年以后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研究质量也较高。研究内容主要是通过案例(大部分公众健康案例来自美、英国家)介绍国外开展公众健康项目方面的资源建设情况、服务项目开展情况,为国内开展相关项目提供借鉴,但对国外公众健康项目开展的背景与历史发展源流挖掘不够深入,对公众健康项目的运行体制与后期评价机制方面的研究也不够。另外,对国内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调查研究和理论论证较多,但案例和实践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希望我国今后能更加注重上述理论研究,从理论方面支撑公众健康事业实践的发展。

3.2 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发展

国外图书馆在国家宏观政策引领之下,联合多部门、跨机构(如美国 NLM 结合当地医学图书馆网络或结合当地社区图书馆)共同推动健康信息服务的发展,包括加强医学图书馆内部网络联盟建设、加强与非医学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合作、加强图书馆与政府部门等其他公益机构合作,公共图书馆、医学图书馆等开展了面向各种人群(如儿童、老年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健康信息服务项目。多年来,国外的众多图书馆参与提供健康信息表明,各类图书馆甚至相关公益部门共同参与,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进健康信息资源的稳定增长,不断丰富健康信息服务项目,而且这些服务项目得到了有效的资金支持与可靠保障。

3.3 重视健康图书馆员的职业教育及培训

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纽带或桥梁的作用。国外图书馆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之所以开展较好,也是由于有一支专业的人员队伍支撑着健康信息服务的资源建设等业务模块的开展。与国外图书馆相比,我国图书馆中具有相关医学背景的专业图书馆员较少,同时也缺乏专业的图书馆员职业发展规划,导致我国整体公众健康信息服务未取得较大成效。

3.4 因地制宜开展我国公众健康信息服务项目

公众健康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部门的重视与关注。国外图书馆的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实践都与本国的公共行政体制运行与图书馆管理机制紧密结合,我国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也需要更多宏观政策支持和一个强大的医学图书馆联盟或医学图书馆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机制支持健康信息服务实践的发展。目前国内医学图书馆联盟较为松散,医学图书馆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较少,建议结合我国不同类型图书馆发展实践开展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促进国内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发展。从图书馆服务项目来看,由于人口基数与图书馆数量与国外有着明显差别,国内图书馆开展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与国外也有区别,未来我国开展实施公众健康信息服务项目应考虑受众群体的不同和地缘关系等实际需求特点。

【参考文献】

- [1] 殷德涛,余 坤. 医学模式的演进与讨论[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31(12):1532-1535.
- [2] Murphy J. Engaging in researc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healt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J]. Health Information & Libraries Journal,2017,34(4):296-299.
- [3] 张静仪,张 敏. 国外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述评[J]. 图书情报知识,2018(2):14-23.
- [4] Rubenstein E. From Social Hygiene to Consumer Health: Libraries, Health Information,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1980s[J]. Library & Information History,2012,28(3):202-219.
- [5] Speaker S L. 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Libraries of Medicine,1985-2015 [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2018,106(2):162-174.
- [6] Hessler K E. Health Literacy and Law: Empowering Libraries to Improve Access to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and ACA Compliance [J]. Serials Librarian,2015,69(3):334-346.
- [7] Flaherty M G.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Provision in Rural Public Libraries: A Comparison of Two Library Systems[J]. The Library Quarterly,2013,83(2):155-165.
- [8] Oelschlege I S, Gonzalez A B, Frakes E.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s in Medical Libraries: A Survey of Current Practices [J].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2014,14(4):335-347.
- [9] Clifton S, Jo P, Longo J M, et al. Cultivating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e evolution of a health information specialists program for public librarians [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2017,105(3):254-261.
- [10] Australian Library &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10 ways tha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power the health sector[J]. Magazine of the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2018,39(3,4):17-20.
- [11] Case H, Howard N, Grant M J. Patient and Public Information delivery through NHS library and knowledge services: how Knowledge for Healthcare changed the landscape [J]. Health Information & Libraries Journal,2017,34(3):183-186.
- [12] Tran A. In-house peer supported literature search training: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ction[J]. Health Information & Libraries Journal,2017,34(3):258-262.
- [13] Marton C. Understanding the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of British Internet Users Seeking Health Information Online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net as a Source of Health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2015,15(2):175-188.
- [14] Ganshorn H, Giustini D. New Directions in Health Sciences Libraries in Canada: Research and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Are Key[J]. Health Information & Libraries Journal,2017,34(3):252-257.
- [15] Marton C. Consumer health 2.0 in Canada: tweeting about cancer [J].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ealth Libraries Association (JCHLA),2012,33(2):98-102.
- [16] 李忠民,孙振球. 公众健康素养与图书馆[J]. 图书馆,2010(2):114-116.
- [17] Sanders M, Bringley K, Thomas M, et al. Promoting Medline Plus utilization in a federally qualified health center using a multimod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2018,106(3):361-369.
- [18] Zhu Y, Ghajar M, Mitre E. SHARE: Spreading Health Awareness with Resources and Education—Librarians' Role in Patient Education, A Case Study [J].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 2016,16(4):319-327.
- [19] Morgan A B C, Henderson H E. Strengthening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Delivery: An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Project [J].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2006,6(3):1-17.
- [20] Leonard K, Earl M. Health Information Without Limits: A Print Collection for Consumers in the Heart of the Hospital [J]. Journal

-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 2016, 16(2):132-144.
- [21] Joseph C B. 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Programs: Best Practices edited by M. Sandra Wood[J].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 2017, 17(1):90-91.
- [22] Keselman A, Chase R A, Rewolinski J, *et al.* Lessons learned from multisit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roject SHARE, a teen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empowerment, and leadership program [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2019, 107(1):72-79.
- [23] Platts B A. Health & Wellness ToGo: A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J].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 2016, 16(3):215-223.
- [24] Couvillon E, Justice A. Letters from the Big House: Providing Consumer Health Reference for Texas Prisons [J]. Journal of Hospital Librarianship, 2016, 16(4):281-286.
- [25] 谈大军. 美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馆员角色探究[J]. 图书馆论坛, 2018, 38(12):168-175.
- [26] 付敏君, 任慧玲, 刘紫薇.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影响力评估框架研究与设计[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8, 27(2):1-5, 49.
- [27] 邓胜利, 付少雄. 美国图书馆的健康信息服务实践及启示[J]. 图书馆杂志, 2018, 37(11):76-82.
- [28] 朱纯琳. 韩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发展的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6, 28(4):170-177.
- [39] 罗晓兰, 李明. 国外医学图书馆员的角色定位与职业能力需求[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8, 27(1):62-67.
- [30] 王培林. 健康信息服务驱动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 基于《英国 NHS 图书馆质量评估标准》的分析与启示[J]. 图书情报知识, 2018(2):32-39.

[收稿日期:2019-04-23]

[本文编辑:孙伟娟]